责任编辑:李丽 版式设计:赵永峰 投稿邮箱:jdrbbjb@163.com

看春运里的『流动中国』

40天超84亿人次!

3月5日,2024年春运落下帷幕。

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,40天里,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84亿人次,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达78.3亿人次,创下新纪录。车流穿梭、人来人往,汇成一幅流动中国的长卷。

今年春运,自驾出行是绝对主力。合宁高速吴庄收费站是安徽路网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,春运高峰期日均十几万辆机动车从36个车道闸口驶过。沪宁高速阳澄湖服务区,小桥流水、飞檐翘角、粉墙黛瓦,优美的环境带给过往车主舒心的休息体验……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,承载着春运大潮的活力涌动。

公路之外,铁路、民航同发力。春运高峰期,中原“米”字形铁路枢纽郑州东站,每78秒就有一趟高铁驶出;千里之外,全国航班起降量最大的机场——广州白云机场,日均超过1500个航班在这里起降……

变化背后,是更密的路网、更强的运力。数据显示,我国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。2023年,新开通高铁2776公里,新建改扩建高速公路7000公里,新增和改善航道1000公里,运输航空机场达到259座。

条条通途上,有“回家团圆”,也有“诗和远方”。

同程旅行数据显示,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等地在春运期间成为冰雪旅游主要目的地。随着新加坡、泰国等国家免签政策落地,春节期间出境游也迎来高峰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,春节假期民航日均出入境旅客量超20万人次,泰国、韩国、新加坡等航线客流爆满。

春运热带来旅游热,旅游热带动消费热。文旅部门数据显示,8天的春节假期,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,吉林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98.5%,沈阳实现国内旅游收入超151亿元,同比增长约255%。

条条通途上,出行更从容、更轻松。

飞驰的列车上,动动手指,用12306App选好餐品,热乎乎的外卖按时送到座位;繁忙的车站里,“书香驿站”、特产商店、母婴候车区、“流动服务台”,让美好出行、温馨出行的体验实实在在……

变化之外,还有不变的主题——“坚守”与“平安”。

加强统筹调度、加强运力保障、加强安全监管、加强应急处置,细化应对恶劣天气、超大客流等情况预案……40天里,无数交通人坚守岗位,守望平安出行路。

春运期间,广州南站,不足30平方米的运转室里,每位值班员日均发出7000多条行车指令;济南遥墙机场,跑道尽头不远处的机库里,大到飞机发动机和轮胎,小到一颗拇指大的螺丝钉,检修员认真检查着每一个细节;湖北广水市武胜关,10多个坡道坡陡弯急,面对低温冰冻雨雪天气,一位位交警上路,指挥、除冰、排险、撒盐、推车……守护旅客安全过关。

1954年,“春运”一词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。到今天,春运走过70年。

已经走过70年的春运,未来还将开启一段又一段的美好旅程。而我们,也将带着对未来的期盼,满怀梦想再出发。

(稿件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)

你的“含AI量”是多少

含氧量、含水量、含糖量……你听过“含AI量”吗?近日,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在他的“2024大模型应用场景元年首堂AI免费课”上,抛出了“含AI量”的概念,引发思考。

什么是“含AI量”?顾名思义,就是指在某个领域或活动中,AI技术参与的程度。在现代职场中,AI无疑正在帮助人们提高生产效率,犹如高铁替代马车一般。还记得几年前新东方年会上的PPT事件吗?6位员工用一首改编的神曲犀利地抨击了职场上的“PPT文化”——员工每周需花费大量时间制作几十甚至上百页PPT,不仅效率低下,还浪费资源。但现在,借助AI工具,人们可以一键生成精美的演示文稿,大大节省了制作时间,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内容生产和创新上。

一位裸辞后投身短视频行业的29岁博主,也在小红书上分享了AI技术在视频剪辑和特效添加方面的便利。对她来说,一周的视频几分钟就能剪辑完成,AI提词器功能也十分好用,“它会根据你的语速自动调整台词滚动速度,对于口播博主来说真的太友好了。”

不仅是年轻人,一位在证券行业从业30多年的老员工最近也在积极拥抱“GPT”,将AI应用到自己所负责的板块业务中,工作效率提升了约1/4。

由此可以看出,“含AI量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AI技术在特定领域的渗透和融合程度,以及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改变程度。

相比于员工的自发行为,360集团甚至已经开始将“含AI量”纳入对部门和员工个人的业务考核指标,即业务中有多少环节被AI优化、被AI赋能、被AI改造,员工熟悉AI的程度,是否积极学习和应用AI技术。“事实上,网上有很多免费的AI课程……”在演讲中,周鸿祎强调了这一点。

为什么提出“含AI量”这个概念?作为全国政协委员,周鸿祎这两天在接受采访中也提及,现在企业对AI都比较向往,但不知从何切入,特别是非AI企业与AI距离还比较远,毕竟大多数企业没有用过GPT。

从这个角度看,“含AI量”既是企业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的抓手,也是鼓励员工提高自身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方法。

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中,AI的科技含量可见一斑。不仅成为常被提及的高频词,在场外的两会报道中,也频频出现AI的身影。比如,中国青年报“带着AI上两会”,澎湃新闻推出了“AI视角看中国的一天”,交汇点新闻也打造了“AI主播报两会”“AI有声海报”等产品,并尝试以记者真人与他的数字分身“小宇”同屏互动的方式完成报道。

在AI时代寻找新的增长点,提高竞争力,无疑是时代命题。但面对“你的‘含AI量’是多少”的提问,人们有被取代、被淘汰的担忧也在所难免。事实上,近年来关于科技与生活、AI与人类的关系的思考,一直就没有断过。

其中,2024年河南卫视春晚上演的小品《我家的AI觉醒了》展开的遐想就很具有代表性。小品中,宋木子被AI机器人“卷”麻了,不仅在家中被抢走了父爱,在单位也逃不过被替代的命运,即便他拿到销售岗第二名的好成绩。更可怕的是,当他带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家中竟发现,他的麦克风、电动牙刷、吹风机、冰箱、中央空调都诞生了自我意识。当他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时,洗衣机竟然发出了灵魂拷问:“洗涤心灵比洗涤外表更重要。”

小品最后设计了一个结局让人类与恐惧和解。当被要求写一首超越李白的原创诗后,AI机器人服输了:“你们人类拥有我们没有的感性、情绪,你们有充沛的想象力,这才是智慧生命最宝贵的东西。我先做回机器了,但我希望,未来你们也不要丢掉我们。”

小品终归是小品,在莞尔一笑之后,人们思考的维度也在不断升级。

一方面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,我们确实需要思考自己的“含AI量”,并找到与AI共存共融的最佳方式;另一方面,在“科技与狠活”面前,我们也更需要厘清科技与人文的尺度与界限。

不妨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王小伟向大众分享的“一个哲学教授的日常审查”。他在做客“一席”演讲时表示:技术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的同时,也在夺走我们的日常。因为通勤让日常的行走消失,外卖让好好吃饭消失,而手机让身体性的体验不断地受到蚕食。

如何破解?王小伟说海德格尔在演讲《泰然任之》中有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那就是“完全抵抗现代技术是愚蠢的,我们真正要具备的态度是,让技术既在生活之中,又在精神世界之外,可以将其当作工具,但不让它侵入作为人的根本。”

看来,在考虑“含AI量”的同时,我们也必须同步提升自己的“含爱量”。前者是“工具”,后者是“燃料”;一个是生活,一个是生命。

(稿件来源:新华日报)

扬州讲坛迎开年首讲,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讲述——

“上扬州”和“下扬州”有何不同

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“骑鹤上扬州”,古代诗词中有“下扬州”和“上扬州”两种说法,究竟何者为是?昨天下午,扬州讲坛开启了2024年第一讲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谷曙光,以《烟花三月:十万贯、骑鹤与“上下扬州”》为题,引经据典,详细讲述。

为什么要“下扬州”

“今天的题目是专门为扬州而讲。”谷曙光说。

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这是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名句。“为什么要下扬州?扬州的历史沿革错综复杂,约略言之,今之扬州,乃隋唐以来之扬州。其地向称繁丽,不但大贾云集、富甲天下,而且有亭台花月之胜、笙歌粉黛之乐,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‘乐国’。”谷曙光说,在农耕文明时代,扬州是当之无愧的一线大都市,堪比今之上海。

中国古代写到扬州的诗歌要有几千首。宋人以为,杜牧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都未足以尽扬州之美。写到极致绝伦的扬州诗,是唐人张祜的“人生只合扬州死,禅智山光好墓田。”不但要在这里生活,最后还要终老于此,才算得遂心愿。

盘点各种“下扬州”

最早的“下扬州”,是与情人、为爱“下扬州”。南朝时无名氏的《那呵滩》其四:“闻欢下扬州,相送江津湾。”

隋炀帝杨广疏浚大运河,令扬州成为交通枢纽、商贸重镇。

杨广三下扬州,更于江都置宫馆,还留下了《泛龙舟》诗:“舳舻千里泛归舟,言旋旧镇下扬州。借问扬州在何处,淮南江北海西头。”

最著名的“下扬州”,是李白的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《唐宋诗醇》评云:“语近情遥,有‘手挥五弦,目送飞鸿’之妙”。在最美好的烟花三月“下扬州”,遂成为人人歆羡的乐事。

杜甫《解闷十二首》(其二)云:“商胡离别下扬州,忆上西陵故驿楼。”谷曙光说,扬州是东南最繁华富庶的都会,“下扬州”有可能是为了国际贸易。

谷曙光分析,“下扬州”以行路、送别、寄远居多,在咏史怀古中亦大有用武之地。“用‘下’字,跟扬州的交通和地理位置大有关系。古代到扬州,是水路,从中原一带到扬州,是‘下水船’,顺流而下。”谷曙光说,而皇帝“下扬州”,还有一层帝王居高临下巡游的意味。

“上扬州”的出现

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上扬州”,被收入了清人编的《全唐诗》,题为《言志》,下有释文:“有客相从,各言所志,或愿为扬州刺史,或愿多赀财,或愿骑鹤上升。其一人云云,欲兼三者。”十万贯、骑鹤、扬州,三者合在一起。谷曙光说,这是一个美丽的梦:多金、成仙加“上扬州”。

从宋代起,“上扬州”乃成一典故,时兴起来,有特殊用意。

宋人王庭圭《梁道人借示丹经数册阅未遍辄告行归其书赠之以诗二首》(其一)云:“相见缠腰无十万,待看骑鹤上扬州。”

宋人宋伯仁有《扬州骑鹤楼》诗,因知宋时扬州有骑鹤楼,足见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上扬州”在当时之深入人心,竟然令“骑鹤”从文学想象变成了实地景观。

上、下之间大不同

谷曙光说,“上扬州”跟十万贯、骑鹤搭配,用得最多。特别是文人墨客用扬州典故,凡是把扬州跟十万贯、骑鹤联系在一起的,多作“上扬州”,绝少作“下扬州”者。

“虽然一字之差,但鲜有误用,足以说明古代文士对此典故是有斟酌的。”谷曙光解读,但凡表达升官发财、享受人生,或追求升天得道的,多把十万贯、骑鹤和“上扬州”联系起来,这往往是精神上的虚指;真的要去扬州(包括送别),或由杨广巡幸扬州抒兴亡之感,则用“下扬州”居多。

而在他看来,现在,不管有没有十万贯,骑不骑仙鹤,做不做扬州的官儿,都能随时随地、毫无阻碍地“下扬州”或“上扬州”了。

“烟花三月下扬州,骑鹤腰金上扬州。那管如何到扬州,月明吹笛是扬州。吾今吟啸向扬州,廿四桥边话扬州。桃花春水满扬州,恋恋湖山醉扬州。”谷曙光以此祝福扬州。

(稿件来源:扬州日报)